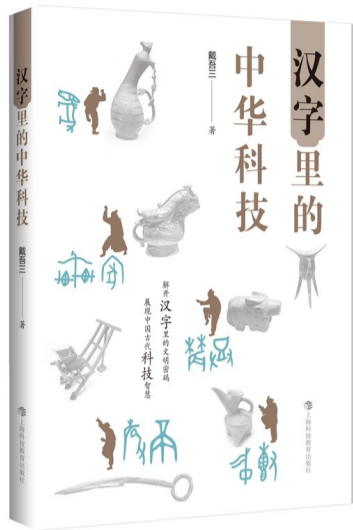


科普文学



《汉字里的中华科技》(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,2022年6月)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戴吾三所著。全书选取70多个常用汉字,分农事、制器、技艺、认知等项,还原汉字蕴含的科技元素,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和中国古代科技的灿烂辉煌。汉字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文化瑰宝,每一个精美汉字的背后,都有一段意蕴深厚的人文故事,也藏着许多科技方面的丰富知识。比如我们常

# 汉字里的中华科技

■ 钟芳

用的“家”字,它是会意字,来源于甲骨文的字形,上面的“宀”,表示房屋;下面是“豕”,豕就是猪;合到一起就表达出有猪才有家。这也从一个侧面,折射出远古时代,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驯化家猪的技术,由此也证明,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,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已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再如耳熟能详的“农”字,创立之初,它本是一个笔划众多的甲骨文体。其原初之意,是手持工具除草,或在田间与山林耕作。后来,泛指农事、农业,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。从古意森森的“农”字考据开去,不难发现,在商代的众多农业生产过程中,我国人民已经懂得了借助各种工具,开展各种劳动与生产活动。而随着时代的进步,“农”字也在一步步演化,从它笔划的增减和意韵的延展上,我们亦能按图索骥地体察出中国古代科技,由简单到复杂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。从常用的汉字里,能管窥出中国古代科技的丰赡镜像。从侍弄稼穡到日常生活,从器具制造到冶炼建

筑,从统一度量衡到医学天文,毫不夸张地说,在各个领域各个维度里,都能见到古代科技的亮丽影子。就拿我们常用的“中”字来说,它的古体字像带有飘带的杆子,垂直立在地面上,表示日影不偏不倚,正处于中间位置。“中”字的产生,源于古代的测影记时,彼时,古人为了把握好时间,通常会用竹竿立于地面上,依靠太阳投射下来的竹影长短,了解时间的大致走向。竹竿测时,也因此成为最简单、最原始的测量天文仪器。又如“鼎”字,它最初是用来煮食物的容器,因其高大威武的制式,又成为国之重器的代名词。古时的鼎大多用青铜铸造而成,有三足圆鼎,也有四足方鼎,展示了我国在4000多年前,就已经掌握了青铜制作的成熟工艺,并且表现出绚烂至极的铸造水平,就是在当时的世界,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。在制鼎中所体现出的采矿、冶金、制作上的综合技术,早已载入史册,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已然耸立起了一座巍然不倒的丰碑。

## 在宜兴想起一片陶

■ 谢子清

每一场雨  
都是送给七月最好的礼物  
炎热丢掉张牙舞爪  
夜色恰似一条悬梯  
我们七人顺势而下  
有着显而易见的惊喜  
车在太湖之滨悠然穿行  
满眼的绿意呼之欲出  
丁蜀镇首先浮上来  
山野中的每一撮土  
皆被时间反复炼化  
纯粹得不含一丝杂质  
只需由手轻轻唤醒  
加上一瓢水的柔情  
最后由烈火完成涅槃  
这些脱胎换骨的茶盏  
轻易就能泡开坚硬的日子  
稀释柴米油盐传递的酸甜苦辣  
其中顾景舟是最浓酽的  
不管光阴如何冲刷  
始终津津有味  
在宜兴想起一片陶  
犹如撒下一张网  
打捞历史是顺理成章的事

## 月亮探窗

■ 王行水

十五的月亮  
已然十分圆满  
那又能怎么样  
背负巨大的苍穹  
月亮在悄悄探窗  
偷窥万家灯火  
莺莺燕燕举案齐眉  
夫唱妇随儿孙满堂  
人间的幸福来得实实在在  
天上的圆满不过虚幻想象  
漫漫孤旅一路黑暗相随  
何曾见星汉灿烂守候在侧  
偶见到众星闪烁  
自带的光竟像孟春的花  
一瓣一瓣掉落尘埃  
与太阳的两地分居  
无非错过朝夕之间  
打个照面就说再见  
一分钟的倾诉  
一秒钟的拥抱  
都显得多么奢侈难得  
情不自禁滚落的眼泪  
也来不及尝到自己  
是悲是喜 是咸是苦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何谓地气?《礼记·月令》里曰:“天气下降,地气上腾,天地和同,草木萌动。”

酷暑季节,大地滚烫,一场狂风骤雨,让干渴大地急急吞下天降雨水。正是稻子沉甸甸下垂的成熟季节,我和村子里的王叔在稻田边走动,浓浓稻香从金黄田野里升腾,一瞬间贯通了肺腑。王叔拍拍胸脯,大口呼吸,他说,你看,地气钻出来了。像王叔这样的老庄稼人,对地气有着骨子里的敏感。那年天旱,稻田里龟裂成一个个窟窿,从窟窿里蹿上来的是阵阵热浪,如一个人粗重疲惫的喘息,王叔后来对我说,他也感觉到了地气。

地气是地中之气,是大地山川赋予的精华灵气。在苍茫的天地间,大地上的地气缓缓升天,化为云,云成为雨水下降,在这样循环的蒸腾反复间,天地间弥漫着浩浩地气。

我去一个林木参天中的古道漫游,包浆浸透的石板路,被人与牲畜的脚步磨得起了小坑小槽。遥想当年,驮运盐巴、茶叶、桐油的骡马被人吆喝着在云天之下赶路,嗒嗒嗒的足音萦绕在寂静群山里。而今我行走古道,群山深处,只有松涛阵阵,在想象中的渺渺地气里,浮现起那些赶

## 地气

■ 李晓

路先人的身影,让我有了庄生梦见蝴蝶的恍惚。

在古镇的老房子里,行动不便的87岁的许大爷斜躺在床上,目光怔怔地盯住房梁上的蜘蛛结网。那天我进了老屋,感觉有一股湿润气流氤氲房间,凉气浸入到肌肤里,毛孔顿时收紧。在许大爷的老房子里,那些木质老家具,我摸上一把,掌心里有了霉绿色。在这样经年的地气漫漫里,老家具也发霉了。许大爷执意不搬走,他就一句话,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,接地气。

在城里,我时常是一个郁郁寡欢的落寞之人,人群里我也不爱附和,却又不能独自承受着寂寞磨砺,有时在叽叽喳喳里做一个沉默的局外人,于是我喜欢行走在那些山野的荒芜之路上。和我同样爱野外徒步的老牟,他爱穿一双草鞋徒步,称那些茅草覆盖荆棘丛生的土路为“毛狗路”,

意思是乡夜土狗行走的小路野径。那年秋天,我和老牟在这样的“毛狗路”上相遇,尔后常邀约结伴同行,后来成为知交。

去年,老牟和妻子去了上海随在那里定居的儿子居住,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友人离开,我心里好生空落。而今我独自行走在山道上,有时故人忽上心头,我就靠在一棵树边吮吸着地气,给老牟发去寥寥几个字的微信:老牟,我在山里想你了。后来感觉这样的信息实在有些矫情,于是我就面对空旷深谷大喊几声,空谷传来回音。

一个人行走于世,生命要接通天地之间的地气才丰盈饱满。这些年,我在文字的田园里默默耕耘,那些文字也如颗粒生长的种子,需要地气温润灌溉。我在一家城市的报纸副刊发表了数十万文字,却从未和这家报纸的编辑私下联系过。有一年秋天,我鼓起勇气和这家报纸副刊的主编胡先生通了一次电话,儒雅的胡先生赞美了我一句:“你的文章接地气噢!”他的这句赞美,让我在那个明亮的秋天里,豁然之间打通了自己的筋脉,也给我牵引出一条为文之道,天高地阔,地气荡漾,字字鲜活。

上午,秋风轻拂,有点薄凉,去小区转悠,突然嗅到一阵阵清香,感觉特别好闻。便上下左右张望,蓦然发现,右边两三米处有一棵不大的桂花树,已经星星点点开花,香气四处弥漫。

中秋节,桂花就是“标配”。“绿云剪叶,低护黄金屑。占断花中声誉,香与韵、两清洁。胜绝,君听说。是他来处别。试看仙衣犹带,金庭露、玉阶月。”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,桂花怎知世间事,只是随着季节的步伐,兀自绽放美丽,吐露芳香。

看着树上的桂花,想起去年中秋时节,离住家不远处有一段靠锦江河边的路,路旁有几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,开满了一簇簇黄灿灿的桂花,香气四溢,沁人心脾,我每次经过树下,总



## 桂花飘香

■ 何一东

忍不住停留一下,抬头凝望,闭上眼,深呼吸,把这可人的香吸入五脏六腑。一次傍晚下班,经过桂花树,看见一位漂亮姑娘拿着一个精致的拳头大小的小纸袋,正蹲在树下捡拾落在地上的桂花。这场面很诗情画意的,我掏出手机,打开相机,准备拍照。姑娘一边捡,一边很享受地嗅着,完全没注意到有人想“抓拍”。

可我又实在不想“破坏”这温馨的一幕,同时也感到有点冒昧。我收好手机,打算离开。这时,姑娘抬起头看见

了我,莞尔一笑。我被她的笑所鼓励,问道:“小妹,这桂花好香,你捡来做什么?”姑娘直了直腰,说:“就是,太香了,我最喜欢闻这个味道。捡来放在床头柜,晚上好睡觉呀。”我说:“树上还有好多,我帮你摇一下。”姑娘连忙制止:“不行不行,树上的不能摇,大家都可以闻,我只捡落地上的。”

我顿觉失言,有点尴尬。是啊,每逢桂花开放,总有一些人在树下铺上塑料布,猛摇或用竹竿猛击桂花,然后带回家自用。这种行为有损公德,遭人遣

责,我今天怎么忘了?

姑娘站起身来,脸色因喜悦而红润。她拿着小纸袋看了看,摇了摇,灿然而笑:“够了,可以香几天了!噢,你也喜欢桂花吗?”我说:“喜欢呀,不仅香气好闻,桂花酒也好喝。”姑娘笑道:“一看你就是文雅的人,哈哈,半个小时的劳动成果,给你闻闻。”说着,她把小纸袋伸到我面前,一股浓香袭来,令人沉醉。姑娘朝我挥了挥手,说了一声:“再见!”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而去。她窈窕的身影虽远去,但那桂花的香却久久缭绕不绝……

转眼又是一年,又是桂花飘香,岁月,总是留不住啊!不知去年那位捡拾桂花的姑娘,会不会和我一样,已将桂花暂时遗忘?